



“折翼天使”想要飞

□本报记者 金珍娇 郑 怡 文 / 摄

2006年1月11日，路南街道茅林村的一户贫穷村民家中，王鑫源来到这个世界，家里人更喜欢叫他的小名——王超。亲人们一聊起小王超出生那天，就想起一个词语——手足无措。当时只在妈妈肚子里待了7个月的小王超，匆匆忙忙降临了，母子俩的情况都非常危险。

幸运的是，经过抢救，在保温室里待了一段时间后，小王超终于脱离危险，母亲牟仙花也幸运地度过了命运的难关。正当所有亲朋好友都庆幸这对母子受天眷顾时，不幸却悄然而至。早产的小王超不知为何，直到两岁都不能行走。随着年龄增长，他的双腿开始出现不正常的弯曲。如今，7岁的他还只能靠母亲抱着。

为了孩子的一生，父亲王礼回和母亲牟仙花抱着孩子先后前往北京、上海就医，却一直不见起色。当失望弥漫这个普通家庭时，上海一家医院表示可以通过手术帮助小王超站起来，庆幸之余，巨额的手术费却又成了一道新的难题，这个贫穷的家庭早已家徒四壁。

家徒四壁 却止不住温暖

10月4日上午，记者来到小王超的家中。

一栋三层民房坐落在一片良田北侧，在周围整齐的房子中只有这一栋显得陈旧而破败，这就是小王超的家。这栋房子已经有27年头了，原本平整干净的白色墙面已经剥落，一道道泛黄的痕迹遍布墙壁，层叠在一起。房子虽然用不锈钢大门顶起了门面，却依然难掩颓败的面容。

打开大门，房子内部与外墙一般寒酸。谁家后院加盖起来了，谁家重新装潢了，在王礼回耳中都是阵阵无可奈何。如今，王家的后院仍是竹子搭建的一个棚子，除了三楼住房内，其余房间里照旧是毛坯房的样子，灰色冷硬的水泥是唯一的装饰。楼梯和地板依旧是老式的木结构，木头的纹理在生活的脚步下仍然清晰可见。

在房子的一侧，几台落满灰尘的纺织机已经堆放了好几年，隐约可见机器上斑斑锈迹。这些机器都坏了。”王礼回说，当时4000多元一台机器，现在却只能当破铜烂铁卖个400多元。”在他的脸上，流露着些许懊恼和一丝无奈。三楼的住房面积不大，用一个储物柜隔成两个房间，一间是主卧，一间是女儿的卧室。房间是在20多年前就装潢成这样的，后来生意亏了，条件差了，干脆一家人挤一挤住在一个房间里了。”牟仙花说。在“主卧”里，一张婴儿床尤为显眼，它是小王超的床，并排放在父母的床边。小王超偷偷地告诉记者，他更喜欢躺在父母的大床上，因为在小床上，他都要用绑带系着脚做牵引，不能翻身，不能转动，脚很累，人很累。

每日，牟仙花抱着小王超上下楼，一步都无法离开，无形中她成了小王超的“影子”；姐姐则在休息的日子给妈妈搭把手照顾弟弟，减轻妈妈的压力……

在小王超和其亲人心目中，家的分量不可小视，即使这个家已家徒四壁。

爱 守护一颗敏感的心

第一眼看到小王超，记者的反应是信息是否出错——在牟仙花手中的小孩看上去只有四五岁，根本不同于7岁的孩子。但那个一直埋头躲在妈妈肩窝里的男孩子就是王超。

谁敢相信，7岁的孩子仅仅只有20来斤重？小王超的腰腿部分有4条疤痕，其中一条缝了16针。看着坐在矮凳上的王超，不知为何，记者一阵心酸。一副皮包骨头的瘦弱身板，两条无法并拢的腿，一双无法像正常人般上翘的双脚，让王超的家庭承受着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。

今年6月，小王超成功做了右腿的手术，现在处于恢复期的他还不能下地使劲。不知是不是害羞，在妈妈脱了小王超鞋子让记者查看时，小王超的反应很激烈。妈妈，帮我把鞋子穿回来，快点穿回去。”孩子很听话，很坚强。”牟仙花告诉记者，每天抱着孩子上上下下，我有时候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了，晚上躺在床上就不想起来。孩子要上厕所，叫我，我都起不来，孩子就会说“妈妈，你慢慢来，我没事，还能忍得住’。”说到这里，牟仙花的眼中泪光闪闪。

在聊天中，小王超眼中泛起了泪花。谈到6月份动手术时，小王超说：我当时一个人被麻醉师推走了，走在通道的时候，我看到妈妈从下面很快地跑过去，到达手术室门口时，妈妈已经等在那儿了。”

我很害怕，整个人都在发抖，但是妈妈一直陪在我身边。”对于爸爸妈妈的爱，小王超的反应让人惊讶，他紧闭着嘴巴，双手直摇，害羞的他不好意思把爱说出口。

小王超的舅舅告诉记者，王超从小不大爱说话，看到熟人才偶尔说上几句，但一说他的病，王超就不说话了。在王超小时候，妈妈抱着他与邻居聊天时，一碰到邻居说生了个孩子不能走路时，敏感的他会拉着妈妈，让妈妈抱他回楼上。

在给腿拍照的时候，小王超不愿意了。在一番劝说下，小王超态度才有所转变，他忍不住问：阿姨，你拍照是给谁看？所有人吗？”

孩子的敏感，孩子的早熟，孩子的忧虑都远远超过了同龄的孩子。在得知是帮助他治疗腿，帮助他以后能够走路后，小王超的防备撤了，话也慢慢多了起来。

“我希望能够走路，上学”

王礼回今年48岁，种过地，补过鞋，养过鸭子，不过似乎命运并不眷顾这个已过中年的男子，生意总以失败告终。如今他在一个朋友厂中做摩托车配件，每月赚取1500元的工资，这笔钱要养活在家照顾儿子的妻子、在上初中的女儿以及身患残疾的儿子。

说起小王超的病，就不得不提养鸭子的事情。2005年，王礼回开始养鸭，一年还不到，本钱都还没有赚回来，鸭子就因为被投毒死了不少。当时，牟仙花正怀有7个月的身孕。为了讨回损失费，夫妻俩东奔西跑，最后终于追回了3万元的损失费，但是由于过度劳累，怀孕仅7个月的牟仙花早产了。

虽然是早产儿，但是直到2岁的时候，王礼回夫妻才发现孩子似乎有些问题。

孩子一直很正常，会哭、会笑、会吃、会睡、会说话，就是不会走路，我们一直以为孩子小，不喜欢走路，但是后来发现孩子腿似乎有问题。”牟仙花说。

夫妻俩带着孩子去医院检查，医生说没事。但是小王超依旧不会走路，又带着孩子跑到上海，同样检查不出任何问题。

无果之下，夫妻俩听从了他人的建议，带着孩子找到了一家私立医院，医生开了一种针剂，并表示孩子打了针后会慢慢恢复。一针260元，一个月打10针。

打了针之后，孩子确实能走路了，但是走起来并不好看，不像其它正常的孩子。听医生说能够治好孩子，虽然价钱很贵，我们还是坚持了半年。但是半年后，孩子依旧是这个状况。我们感觉不对劲，而且也实在负担不起费用了，就停止了治疗。”牟仙花说。孩子慢慢长大，虽然行动不是特别利索，但是还是能够慢慢走路了。小王超的病情似乎在慢慢变好，6岁的时候小王超开始上幼儿园，一切又急转而下。

他是个比较害羞的孩子，熟悉之后非常能讲，但是不熟悉的时候就会很害羞。幼儿园小朋友多，他都不认识，加上走路不好看，就不喜欢走路，整天坐在那，后来就真的

不能够走路了。不过好在那个幼儿园的老师人很好，孩子不能走路，她就会抱着孩子吃饭、上洗手间。”牟仙花说。

小王超很喜欢幼儿园，每天早上他很早就醒来，等着妈妈给他穿上衣服，去幼儿园。即使星期天，他也会很早起醒来，要去学校，直到妈妈提醒，今天不用上学，是周末。

然而，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小王超。不久，有家长向幼儿园负责人反应，这样的小孩还让他来上学，对其他的小孩会有影响。为了不影响生源，负责人向夫妻俩说明了情况，不能够再接受小王超了。看着孩子如此喜欢上学校，夫妻俩又跑到其它幼儿园报名，然而似乎是所有幼儿园都一致说好了似的，皆不接收这个孩子。至此，小王超的学习生涯告一段落。

他实在喜欢上学校，前段时间长浦小学电话打过来，表示孩子的年纪可以上学了。但是当时孩子准备做手术，我们讲明了原因，学校也表示，只能等明年了。”牟仙花说，学校电话打过来后，小王超就一直追问着妈妈何时自己才可以去学校。

而当问及愿望，小王超说：我希望能能够走路，能够上学。”

凑不齐钱 只能先做一条腿的手术

眼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，而身体却每况愈下。心急的夫妻俩终于急了，开始带着孩子跑去北京、上海等地就医。然而，医院一直检查不出孩子具体的病因。后来一个医生推荐夫妻俩去上海的新华医院看看，夫妻俩于是又带着孩子去了新华医院。

在检查之后，医生诊断小王超的病是由于髌骨脱臼造成的，动手术应该可以治好。然而一听手术费需要15万元，而且后期还要做康复治疗，当时手头没钱的夫妻俩只好带着孩子回家。

回家后，亲戚、邻里、朋友听说情况后，一直劝夫妻俩带孩子去做手术。但是生意失败以及之前带着孩子到处就医已经花了不少钱，如今手头完全没有积蓄的夫妻俩虽然着急，却也没有任何办法。

村里的一个邻居说，孩子就大了，不能拖下去不做手术，还说愿意给孩子凑点钱。”王礼回说。

邻里朋友凑了4万多元钱，亲戚凑了3万多元钱，随后王礼回又将一亩多的地抵给村里，得到了4.5万元，三笔钱加起来终于将小王超第1次手术的钱凑够了。2012年6月12日，在大伙的帮助下，夫妻俩带着孩子到了新华医院。

从发现脚有问题到现在，已经花费了20多万元的钱，这里面很多都是亲朋好友的钱。”王礼回说，朋友、邻里、亲戚都是好人。我一个同村的朋友，当时我们不知道他母亲生病了，孩子要去做手术，就想从他那里先借些钱，他二话没说给了一万元。我们后来才从其他人那里知道，他母亲生病已经花了很多钱了。我现在希望村里那个小区能够建起来，若是建起来了，我就把分到的我那间卖了，好偿还这些债务。”

手术很成功，孩子的右脚在打了两个月的石膏后，终于可以伸直、弯曲，而另外一只没有手术脚还是只能弯曲着。

因为不能一次性做两条腿，而且我们也真得凑不齐做两条腿的钱，单单右腿就花费了11万元，已经让我们背了不少钱债和情债。现在我又只能在家照顾孩子，全靠丈夫一个月1500元的收入，也不知何时能够还清债务。”牟仙花说。

如今，牟仙花还是每天抱着孩子去椒江进行康复治疗。虽然辛苦，但是看着孩子在痛苦的治疗中，顽强的坚持，牟仙花和王礼回觉得这又是值得的。

在此，本报也呼吁社会爱心人士能够帮助小王超。您可以拨打本报热线，也可以直接拨打牟仙花的电话：15958689248。

